

阿含經禪林文藝與自然妙觀

達宗

佛教一切行門觀法，不能離開教而能啟發修觀，若沒教理的印證，更無法辨明自己所起修的觀是邪觀，或是正觀，故說：「觀非教不正。」但是，如果只知教理，而不攬教照心，佛法妙義無法彰顯，也無以開佛知見，入佛知見，悟入佛道知見，而此教也不足以流傳人間，因而說：「非觀不傳。」（教觀綱宗）教與觀是體用不二，禪教不異，因此禪與文字不可區分。有關於禪與文字不可區分的說法，經典、古德語錄中，已有明示與暗示的不同方法告訴我們，明季達觀禪師，在宋代寂音禪師的「石門文字禪」一書序文中，表示得令人回味無窮，他說：「蓋禪如春也，文字則花也，春在於花，全花是春；花在於春，全春是花，而曰禪與文字有二乎哉！」可知禪與文字，是一而二，是二而一，因此佛教經典文字中，深寓般若空義，能使讀誦的人當下返照。同時經典文字，也涵蘊了很深妙的文藝境界，在這空義與文藝的字裏行間，猶如流着清涼水，能滌蕩人心的污穢，亦如散發着清涼風，消除人心的熱惱。關於這點栴堂禪師也有詩說：「古佛有言如皎月，照人煩惱作清涼。」（高僧山居詩）這種微妙不可思議的文字般若，是佛妙觀自性與宇宙自然所流露，為了引發弟子重重開發自己的慧命，每部經典都引喻到自然與禪行的息息相關處，也深富文藝意味，此文所說，是就以阿含經中所深具禪林文藝的範圍，加以研究和深思，以體會佛與弟子禪林生活的旨趣所在。

阿含經，譯為法歸，是「萬法之淵府，總持之林苑……道無不由，法無不在，譬彼巨海百川所歸，故以法歸為名。」（阿含經序）阿含經是一部最易看出原始佛教禪林生活的經典。佛從靜中成正覺，佛就本着他在大自然中所體悟的經

驗、境界，化雨羣生，因此佛陀一生化度，未曾離園林。佛與弟子，以大宇宙為屋宇，以林木為青帳，以綠草為氈，所見流水花落，日昇月現，總示以弟子要消歸自性，不是欣賞自然，而是妙觀自然，妙觀自性，現在畧舉一二。如阿含經中說：

親近善知識亦有食非無食，何謂善知識食？答曰善人為食。大海亦有食非無食，何謂大海食？答曰雨為食。有時大雨，大雨則山巖溪澗平澤水滿。山巖溪澗平澤水滿已，則小川滿。小川滿已則大川滿，大川滿已則小河滿，小河滿已則大河滿，如是彼海輾轉成滿，如是善人見已，便具親近善知識。（阿含經卷十·四八九頁）

宇宙空曠，森羅萬象，百千衆生，所見各異，如李白眼中所見的自然是一「大塊假我以文章」，藝術家心目中認為自然山川就是他的畫稿，說出一句：「搜盡奇峯打草稿。」（石濤大師句）禪師眼中所見自然是：「本地風光無限好，落花水面皆文章。」（曉雲導師句）不同的身份，說出不同的話，也顯示了各人對自然的觀照不同。佛陀眼中所見，盡大地都妙法，都是教化衆生的教材，如身念經中說：

比丘修習念身，比丘者，定生喜樂清身潤澤，普遍充滿，於此身中，定生喜樂無處不遍，猶如山泉極淨澄清，充滿流溢，四方水來，無緣得入，即彼泉底水自湧出，盈流於外，漬山潤澤……無處不周。無喜生樂無處不遍，猶青蓮華，紅赤白蓮，水生水長在於水底，根莖枝葉悉漬潤澤……。（中阿含卷二十·五五五頁）

佛陀的禪林教化，走到那裏就地取材，就對弟子說法，那怕是一朵花，一片樹，在佛眼觀，已具有千萬世界，故有「一華百億國，一國一釋迦」，「一花一世界，一葉一如來」，（下轉第42頁）

雖求自由竟自困！能所鐵鉤所拘故，雖求超脫終被陷！
流轉三界無了期！」

羅頓法師至此，澈底悔悟，傲慢全消。向尊者五體投地行大禮拜，並向尊者請法。雖未獲准，但從此對尊者生起不二之信心，最後說道：「這幾次的辯論，才是真正的辯論。尊者確實是勝利者。我實在心悅誠服。」言畢離去。回去見到達羅說道：「正像密勒日巴所說，我們這些講經教搞因明的人，大都是缺乏厭世和出離之心的。（因為一向懷疑和鑽究慣了，所以）對任何人、任何事都很难生起真正的淨信和尊敬。我們的這些佛學智識到底是對解脫有助呢？還是有害呢？我現在也不知道了。密勒的各種神通，實在是成功的真正憑證。我一直以為是魔術或障眼法，現在感到十分懊悔和慚愧，我對他的成就是毫無懷疑了。」

達羅說道：「你的自信心不夠，毅力不足。足見你對法的認識尚極端不夠。我認定他的各種神通不過是被某一大魔鬼所攝受賦與的。至於『佛法』，他可以說是一竅不通！他們說我與該女郎有染，也是造謠中傷無中生有的事。」言畢就在極端的瞋恨心中死去。後來尊者說道：「因為對我的侵侮，可憐的達羅已經墮入輪迴之極邊去了。」

（上接第39頁 阿含經禪林文藝與自然妙觀）

這是佛所證悟的境界，佛為要示弟子人人開啓心中的妙境，一日行散樹林間，摘下樹上的樹葉放在掌上，以示弟子，所能說的佛法如自掌上的樹葉，未能說的妙法，須待自證自悟的，如樹林中的樹葉，無窮無盡，佛陀這種教化，實對時代教育有很深的啓示。又佛陀一次曾遊於摩騰國，渡河津時，看見水中有一大聚沫隨水漂流，就示以弟子說：

諸比丘譬如此大沫聚隨水流，目士見之反觀省察，即知非有，虛無不實，速歸消盡。而說偈曰：沫聚喻於色，痛（受）如水中泡，想譬熱時炎，行為若芭蕉，夫幻喻如識……當為觀是要，熟省而思惟。」（阿含五陰譬喻經五〇一頁）

至於對尊者毀謗的其他和尚，在此次事件中亦毫無所得。過了些時，羅頓頂禮尊足，皈依尊者，眞實修行，以後就成為尊者五大出家弟子象中極爲出色的一員。他的故事，本書後面將再詳述。

這是尊者以神通及感化力降服（法師學者們）由妬忌心而引起的「辯論佛法」的故事^{②7}。

註 解

②5 原文爲「Kham·po·ches·」不知確意。

②6 證一切法無二，則得最殊勝見，此句解決了一切大小乘，及性相各宗之爭辯。證心物不二則了唯識，知色空不二則了中觀，證悲智、理事、生涅、體用無二則了達華嚴圓教之無碍境界矣。此句話極易隨口唸過，若細嚼之，則爲大乘佛法見之精石也。

②7 此故事很明顯的表示西藏佛法中，重實修和重理論之不同宗派傳統之間的矛盾和衝突。此在中國亦然。但有一點必需說明者，即尊者並非完全排斥教理及披袈裟的說法和尚，尊者的弟子中，許多皆是說法師和學問極好的。尊者之首座弟子即是學者、和尚、法師和實修的瑜伽行者之總和。此次之「辯論」亦由達羅引起，尊者亦從不喜與人辯論也。尊者並不排斥所有的佛學家和說法師，如其他故事中所清楚顯示者，尊者所斥乃「只說不修」的偽君子，僞法師耳。

禪林文藝的妙用，可說是培養智慧的妙門。佛因禪說教，對自然寓以生命智慧境界，以示弟子開啓自心中之妙境，可說是世出世間的性靈培養教化。在園林中培養性靈的，中國古代除了禪師之叢林生活外，儒家的書院也大都設在園林山中，如：廬山白鹿洞書院、嵩山嵩陽書院等，也不外相藉自然之靈氣，滌蕩胸中垢染。乃至如印度泰戈爾大學、和希臘柏拉圖學園，也都在自然中教導啓發學生，可見自然對教育是如何的重要。而今在教育上，却忽畧了這一點，這是值得人担心的。而我們在阿含經中看到佛所教化弟子的方式，禪機片片，唯有妙觀一切，始有妙悟的旨趣，是何等的發人深省呀！

六十七年春於陽明山華梵佛教學術院